



上海靜安寺史話

黃玉由妙法蓮華，相隨一門。……

昔不請而自來。……

靜安寺是名聞中外的古剎，也是上海名勝之一。王、國、英、華
今春觀音誕承該寺方丈淦泉法師之邀，參觀修葺重光後之莊
嚴廟貌，一進山門，便見黃色照壁上朱復戡老先生所書四個擘窠
大字：「赤鳥古剎」。赤鳥，乃三國東吳大帝（孫權）的年號，
算來已是一千七百餘年的佛寺了。靜安寺歷史當真如此悠久？筆
者就此事向淦泉法師請教。這位方丈對靜安寺的歷史便作了駭
要的回顧：

「赤鳥古剎」，是有史可證：據宋代楊潛所撰「紹熙雲間誌
」（紹熙乃南宋光宗年號，自公元一一九〇年至一一九四年）；
靜安寺初名重元寺，始建於赤鳥十年（公元二四七年）。寺址原
在吳淞江北岸。吳淞江就是現在的蘇州河。這個說法，還有唐代
道宣大師所作「釋迦方誌」的旁證：「西晉建興元年，有二石像
浮於吳淞江，吳人朱膺迎至滬濱重元寺。像背一題「維衛」，一
題「迦葉」，（「葉」音雪）。建興元年，乃公元三一一三年，距
赤鳥十年已六十六年。那時就有了重元寺，建於赤鳥年之說，自
然相當可靠，而淦泉法師却認為，除了這個旁證，還有一個重要
根據：研究江南佛教史的人，都知道有這麼兩句話：「經來白馬

「經來白馬？」……

寺，僧到赤鳥年。……

不過，來得雖晚，興得却快。這位康僧會雖來自天竺，却懂

得中國帝王的心理——歡喜靈異、神通。因此，他一到建康（吳國都會今南京），就「爲權（孫權）感得舍利，以示靈應」。孫權「因大起寺譯經。由此江左大法郁興」。《高僧傳》這個寺，就是大報恩寺，乃江南第一大刹。皇帝帶頭，臣民自然響應，各地隨之廣建佛寺。靜安寺應運而生，自在情理之中。傳聞與靜安寺差不多同時興建的名刹，今天尚存的還有蘇州的北寺，上海的龍華寺。

從這番旁徵博引，說明「赤烏古刹」四字，靜安寺確實可以當之無愧了。

那末，赤烏以後，靜安寺的沿革又如何呢？到了唐代；改名永泰禪院。再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一〇〇八年），始改稱靜安寺，以迄於今。南宋寧宗嘉定九年（一二一六年），由於江水沖擊，寺身搖搖欲墮，善男信女便把寺遷至蘆浦沸井濱——這就是今天靜安寺的所在地。儘管元、明、清三代中，屢廢屢興，寺址却始终不改，屈指算來，靜安寺在這裏定居，亦已七百七十八年了。

再就寺的規模而言，元明兩代相當宏偉。有兩樣文物可以證明：一是目前尚保存完好的鑄於明太祖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年）的一口大鐘。二是大殿的古代柱礎。明末清初，逐漸衰敗。到清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一年），禮部侍郎麥煥重修大殿。過了三十七年，乾隆四十三年，徽州人孫思望又捐資重修。與此同時，寺僧大海又將寺內一株曾經自焚的銀杏古樹，請能工巧匠，雕成十八羅漢和韋馱像。太平天國時代，上海是一個重要戰場，靜安寺一帶又爲兵家所必爭，幾度拉鋸後，當然難免一焚，倖存者唯大雄寶殿屋殼一具而已。至光緒六年（一八八零年），住持僧鶴峯苦行募化，得到杭州巨商胡雪巖以及上海士紳姚曦、李朝覲、唐景星等人捐助，重新動工重建。第二年完工，落成之日，恰逢農曆四月初八釋迦牟尼誕辰。鶴峯借此機會，舉行盛大浴佛典禮，歡慶開光，善男信女來者甚衆。從此，年年四月初八，必興廟會，歷久不衰，再過四年，至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，住持僧正生

，再次擴建，東西兩廊即於此時建成。到清末民初，這座規模宏大的寺院，便成爲上海一大遊覽勝地。

後來上海市區愈益向西擴展。一九一九年，靜安寺瀕臨的沸水濱被填沒，闢作馬路，即命名靜安寺路（現南京西路）。此後，滬西一帶，日益繁榮，靜安寺香火隨之大旺。寺僧便在大雄寶殿以東，修建了一座三聖殿，以供香客禮拜。到了四十年代，由於開拓馬路和有勢力者的巧取豪奪，原來大雄寶殿以西房屋，都被改成商店，連山門也不能幸免。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，住持德悟法師又在原山門東首，另建新山門，並把門首著名的「天下第一泉」疏浚一通，又在湧泉旁邊建立了一座印度阿育王石柱，建成之後，還在湧泉石欄和阿育王柱四周圍以鐵柵，以爲保護。

一九五三年四月，住持持松法師，又在寺內建立真言宗（密宗）壇場。每年春秋兩季，舉行修法大會，宏揚密法。

奈何好景不常，十年浩劫中，靜安寺亦遭了浩劫，寺內佛像、藏經、法器、文物，或焚或抄，毀壞、散失，蕩然無存。房舍也被佔用。一九七二年，佔用大雄寶殿的印花品廠，又不慎於火，全部焚毀，僅存焦椽數根。一代名刹，幾乎化爲烏有。

玉佛寺都監淦泉法師，出任靜安寺住持（方丈），着手整理修葺，逐漸重復舊觀，最近，博物館送還了前面提到的洪武二年所鑄大鐘，文物保管委員會又歸還了浩劫中抄走名貴文物中，如八大山人名畫，文徵明真蹟「琵琶行」行草長卷等珍貴書畫。

淦泉法師對於大鐘物歸原主，最感興趣，因爲他想到了陸放翁的一篇名著『泰州光孝寺復興記』，內中提到：光孝寺也會被金兵焚毀，僅贖大鐘一口，而大鐘倖存，成了光孝寺重光預兆。

洪武古鐘，劫後歸來，象徵了佛日重輝，古刹復興的朕兆！

丙寅二月十九深夜